

桐岭烽火照丹心 清明遥祭英烈魂

——纪念革命烈士江明彬

晓 晓

清明风至,草木含思。武宣县桐岭镇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松柏凝翠,碑上江明彬的名字,在春日暖阳里熠熠生辉。

我读初中时住在桐岭食品站,出门沿公路往北走五百米,便是这座纪念碑。那时碑身周围用半人高的石墙围起,像一座静谧的小院。父亲很早就告诉我,这里长眠的江明彬,是祖父龙德治的生死战友,在武宣解放战争的地下斗争中被敌人残忍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桐岭百姓立起这座碑,世代缅怀。

从那时起,我路过这里总会驻足凝望。后来每日晨跑,终点必是这座小院,总要围着纪念碑跑上几圈。我幼时因听聊斋故事素来怕坟怯夜,可只要踏进这座碑园,那份无名的恐惧便烟消云散。我心里笃定,这里睡着祖父的战友,是舍身护民的革命者,他一定会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后人。

后来我因求学、工作离开桐岭,公路也改了道,再路过故土时,已望不到熟悉的碑身。可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心底始终挂念着那段烽火里的丹心,记挂着那对赴汤蹈火的革命知己。又是一年清明将至,回乡祭扫的行程早已提上日程。我想起为革命奔走一生的祖父,更想起为理想壮烈牺牲的江明彬烈士。回望79年前的烽火岁月,桐岭这片浸染过热血的土地上,一对相识近十年的革命知己,用赤胆忠心写下了不朽壮歌,也留下了一段穿越时空的忠魂绝唱。

1947年10月,中共武宣县工委书记韦敬礼领导的武宣中秋起义全面打响,通挽、桐岭两乡

新生的人民政权应运而生。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一二一纵队司令部驻扎通挽伏柳村,纵队政治部设于距离桐岭五华里外的塘莲村,以有限兵力兼顾保护两乡的新生政权。中共武宣县工委委员、纵队第二副政委江明彬,与纵队政治部主任龙德治,共同扛起了留守桐岭、守护革命火种的千钧重担。

这对1938年抗日救亡运动中便相识相知的革命者,在桐岭的烽火里成了最默契的战友。留守的日子里,两人生活上相互扶持,革命中同频作战。龙德治熟谙壮乡风土,通晓壮语,带着政治工作队走村串户,用乡音宣讲“穷人为什么穷”等革命道理,将塘莲村韦家老宅变成点亮民心的“夜校课堂”;江明彬是桐岭圩长大的客家子弟,一口流利的客家话拉近了与商户、手工业者的距离,最擅长把革命主张化成朗朗上口的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反征兵、征粮、征税”“实行减租减息,让穷人有饭吃”的传单贴遍各村,更被孩子们当成歌谣传唱,让翻身求解放的信念传遍村村寨寨。

无数个深夜,塘莲村韦家老宅的油灯彻夜不熄。龙德治、江明彬常就防备敌特偷袭、组织村民支前、扩大游击区等事宜促膝长谈,低声商议策略的身影被油灯映在墙上,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撑起了桐岭大地上不灭的革命星火。

中秋起义爆发不足两月,起义部队便陷入危急局势。国民党广西省保安副司令莫树杰调集重兵围剿游击区,1947年11月14日,率先清剿武宣东乡游击区的一二一纵队第十二支队。为

打破困局,起义部队派出三个支队主力从通挽向南挺进,试图打通武宣、贵县、横县的游击区,却因敌方布防严密、当地群众基础薄弱,队伍补给短缺,南进计划屡屡受挫,不仅没能实现游击区连片,反而严重损耗了本就紧缺的武器弹药。

局促于数乡之地的游击区,若不能突围拓展,随时面临被敌人逐个击破的风险。龙德治与江明彬深知其中利害,一边安抚群众、夯实后方阵地,一边拼尽全力寻找破局突围、壮大革命力量的出路。

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个自称韦刚的人找上门来,称已在来宾联络了数百人的武装,只需粮款支援,便可起义呼应。尽管对其言辞心存疑虑,但为了给革命争得一线生机,两人不愿放过任何可能。

1947年11月19日,纵队司令部在长岭村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是否深入匪患猖獗的来宾地界接洽。江明彬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面对众人劝阻,他掷地有声:“现在是生死关头,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算!只要能组织到支援武装,让革命得到发展,就算献出我这七尺之躯也在所不惜!”

他毅然携粮款随韦刚启程。这一去,便是与战友的永诀。

得知江明彬孤身赴险,龙德治心头涌上强烈的不祥预感。日子一天天过去,来宾方向始终杳无音信,派去探查的联络员也接连空手而归。无数个日夜,他对着来宾的方向寝食难安,把对战友的牵挂与担忧深埋心底,更将这份刻骨的思

念,化作坚守革命的不竭力量。

起义受挫后,革命转入低谷。龙德治带着战友的遗志,组建武工队坚持武装斗争,与同志们在黑暗中死守火种;成立解放同志会唤醒民众,一步步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终于迎来了武宣全境解放,建起了两人曾拼尽全力要守护的人民新政权。

武宣解放后,真相终于水落石出:所谓的韦刚,本是国民党安插的特务,江明彬一抵达来宾,便被其伙同羽残忍地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噩耗传来,桐岭山川同悲,军民无不扼腕垂泪。

江明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名字永远镌刻在桐岭的烈士碑上。龙德治则终其一生,都在讲述这位战友的故事,一遍遍告诫后人:“正是有无数像江明彬这样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无私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与精神。”

清明又至,桐岭的春风拂过烈士碑前的松柏,当年塘莲村那盏深夜不熄的油灯,早已化作照亮前路的万家灯火。孩子们在碑前聆听英雄往事,那句以身许国的誓言,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化作勇担当、敢牺牲的精神基因,代代相传。

这个清明,我再赴桐岭,走到那座刻着先烈姓名的纪念碑前,以清酒敬英烈,以初心告忠魂。桐岭烽火不熄,英雄精神永续。那些为人民解放事业舍生取义的身影,永远镌刻在壮乡大地上,永远值得我们世代铭记与缅怀。

枕上山河: 一句誓言, 一生珍藏

徐 继 志

1984年的春风,裹挟着边境的硝烟与荣光,吹拂在驻桂123师塔山英雄部队的营地上。当我们圆满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支边作战”任务,从战火中凯旋时,广州军区赠予的那对印着“自卫还击 保卫祖国”的枕巾,便成了镌刻着青春与使命的珍贵物件。如今40年过去,枕巾依旧完好无损,针脚间的红色字迹未曾褪去,就像那段烽火岁月,深深地烙在我的生命里,也印在共和国的光辉史册里。这对枕巾,藏着战友间跨越山海的牵挂。不久前,一位广东的老战友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急切与怀念:“老战友,听说当年军区发给我们的那对枕巾你保管得挺好,能不能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看看?”他和我是同一年入伍、同一个连队的兄弟,当年曾并肩作战,同样收到过这样一对纪念枕巾。我仿佛看到电话那头老战友眼眶泛红模样。他又说道:“就想借着这熟悉的图案,再看看那段峥嵘岁月,我也曾是保家卫国的战士啊!”原来,这枕巾不是普通的物件,而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见证,是战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与荣光,是生命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这些年,这对枕巾成了战友们回首军旅岁月,共叙生死之交的“特殊纽带”,先后有十多位战友特意来我家造访。我们围坐在枕巾旁,一边拍照,一边回忆当年在边境战斗和生活的日子,仿佛又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有人说起临战训练中的摸爬滚打、苦练精兵;有人回想起住在“猫耳洞”里的低矮潮湿与蚊虫叮咬;老班长指着枕巾感慨“当年就是抱着这股‘自卫还击 保卫祖国’的劲儿,才熬过了那些苦日子”;有人谈到递交“请战书”时的铮铮誓言与视死如归“那时候写请战书,就没想着能活着回来,只想着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还有人笑着讲到作战期间一个月不洗澡换来边疆和平安宁的骄傲与自豪:“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脏和累,都值了!”恍惚中,我似乎又看到了当年我们背着县人民武装部发的行装,徒步3.5公里进入塔山英雄团军营的景象……此时此刻,战友们也增添了一份“若有战,召必回”的勇气和决心。“咱们退役军人的本色,这辈子都不会变!把祖国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不变!”

我心中也愈发坚定:一定要好好珍藏和守护好这对枕巾,让它成为连接战友情感、传承军人精神、心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桥梁。

五年前的一件事,更让我读懂了这对枕巾的分量。一位战友来到家中,目光紧紧盯着桌上的枕巾,犹豫了许久才小心翼翼地开口:“老战友,能不能把你的枕巾借我用一下?我想拿到照相馆拍几张照片保存起来留个纪念,也让身边人看看咱们当年的胜利信物。”我没有丝毫犹豫便答应了:“没问题,你拿去好好保管,用完记得还我就行。”看着他捧着枕巾离去时郑重的神情,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已把这枕巾当成了生命中不可替代的“珍宝”。

几天后,他如约归还枕巾,还带来两张过塑好的照片,双手递给我:“这是我特意给你多做的,以后咱们都能好好保存了,让这枕巾的故事多一种留存方式。”我接过照片,将它与枕巾一起妥善保存,它们共同诉说着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也见证了战友之间深厚的信任与情谊。

曾有人带着一笔钱找到我,把厚厚的信封放在桌上说:“老同志,我很喜欢这份纪念物,你把它卖给我吧。”面对诱惑,我婉言拒绝:“这枕巾,你买不走。它浸透着战友们的汗水与热血,镌刻着我们保家卫国的初心,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那人还想劝说,我又补了一句:“如果用金钱衡量它,就是对历史的亵渎,对战友的辜负。”

在我心中,这对枕巾是无价的——它承载着这代军人对祖国的忠诚,记录着共和国那段浴血奋战的历史,更凝聚着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环境和未来的希望。

光阴荏苒,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47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在合适的时机,将这枕巾送到北京,捐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让它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老战友们知道后纷纷赞同:“这是好事!让年轻人了解那段中越边境作战的历史,知道今天的和平生活并非理所当然,而是无数军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

“自卫还击 保卫祖国”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责任与担当;这段历史应该永远被铭记。作为一名参战退役老兵,我将带着这份初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向年轻一代讲好保家卫国的故事,让这对枕巾向一代又一代人讲述那段烽火岁月,传递那份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山乡课堂



AI 制图

山巅之上, 定格朝阳

双髻山观日出

周 桂 源

冬至这天,为赶在日出前登上双髻山的风力发电站,一览大自然与人力共绘的壮丽画卷,我与府哥、军哥起五更,从城区驱车,迎着丝丝的晨风,向四十公里开外的大瑶山麓、武宣县东乡镇东沿高岭的双髻山驶去。

车后是慢慢苏醒的万家灯火,前方是向上爬行的蜿蜒陡峭的新修山道。路边山沟泉水汩汩,林籁唧唧,草木清芬,空气甜润,正是南国冬令独特惬意的韵味。

上山的大路虽陡但宽阔平坦,路面铺有小石子,这是为了便于运送长达69米的风电机叶片而建的工程用道。在这个月缺之夜,我们的小车一路向上爬行。

海拔1016米的双髻山,是武宣县境内最高山峰。她宛如一位青衣少女,驱赶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如万马奔腾,从金山秀水的大瑶山向仙城而来。

日出大约在清晨的六点三十分,我庆幸我们的汽车赶在日出前到达双髻山上一号风电机组的山岗平台。推开车门,山风嗖嗖如哨,寒风从大衣的领口灌入,双耳顿感冰凉刺痛。眼前是山巅浓郁的墨色,此刻的分分秒秒,我们都在奇妙与惊喜交织的期待中静静等候。

当天暮徐徐拉开,朦胧的晨雾中,我们看到山岗的平台早已停着好几辆汽车,几拨人蜷缩在大衣里,围坐在余烟未尽的篝火堆旁。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们上前与几位睡眼惺忪的青年人打招呼,府哥竟认出好几个是本城摄影群里的友好。因着共同热爱家乡美景的志趣,我们竟偶遇在这离天最近的双髻山巅。

天边泛起鱼肚白,紧接着太阳喷薄而出,把大地照亮。这光芒一下把整个双髻山头一

号的风电机台地的驴友们唤醒了。大家忙乱地跑向台地边的山崖旁,掏出手机、架起照相机,想要把双髻山山顶上初阳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瞬间定格在镜头里。

这来自遥远天际的景色美不胜收,令人应接不暇。太阳红扑扑、圆滚滚,像婴儿的脸蛋,散发着黄玫瑰般柔和的光芒。双髻山峰周围,那浪涛云涌的云海,白茫茫、波连波地从天际涌来,比钱塘江的潮水更有气势,壮观得无法用言语形容。云海中,偶尔有几个翠碧的山头刚刚露出尖尖顶,瞬间又被云涛吞没,时隐时现,让人猜不透云层底下深渊沟壑的诡秘。正如唐代李隆基诗句所言:“白雾埋阴壑,丹霞助晓光。”

当红彤彤的太阳升到地平线上一米多高时,我突发奇想:要用手掌轻轻托起那颗距离地球1.496亿公里的天体,于是选好角度,让府哥用照相机定格了这奇妙的视觉景观。这时,山顶上热闹起来。有人在灌木丛中,双手捧起枝头晶莹剔透的冰凌;有人在背风角残留的雪堆里打滚;有小女孩摆开雀跃的姿态,等待同伴向天空抛撒冰花的瞬间一跃而起。还有以初阳、彩霞、云涛、青峰为背景以及风力发电机塔为背景来定格倩影的,照相机“咔嚓、咔嚓”声不断,个个玩得乐不可支。

有人从洁白的冰雪地里采撷到一朵无名的小粉花。在这一千多米的双髻山巅峰雪地上,这朵无名的小草花,开得如此的天然自得,如此的惊艳绝伦,引来众人的怜惜与惊叹声。

有几只山雀从林间飞来,吱吱啾啾地鸣啾。你们是来分享双髻山美景的吗?还是在笑我们这帮城里人,对山上的石头、泥土、小草、山风和冰凌,感到如此新奇?

罗老师在课堂上抛出问题了:“0.6个人是什么人?难道这个人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了一只眼,就不能算作一个人?只能算0.6个人吗?”

此话一出,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也就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懂得了:人,只能是整数,不能是小数点。

罗老师住在学校,虽不是班主任,但同学们周末都喜欢往他家跑,听他谈古论今,说一些山外的事情。

有一次,我跟着十几个住校生去罗老师家玩。一进门,看到十个同学围在他身旁,正在听罗老师讲《三国演义》里的事。看到我们进来,罗老师眯着他的近视眼,才想起自己忘记戴眼镜。他吩咐道:“小伟,帮我去鸡棚拿一下眼镜。”不过十几秒功夫,小伟就把眼镜拿来了,可见罗老师的家有多熟悉。

当时,离家远的同学在学校住宿,到周末才回家一趟。罗老师听说有的同学不让父母来学校找自己,怕同学们看见了丢脸。

针对这件事,罗老师在课堂上一改平日里的幽默风趣,深情地说起了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父母平日里省吃俭用,只为送孩子上学;挑着沉重的货物,走几十里的山路赶集,可能够孩子一周的伙食费。可有的孩子见自己的家长穿着寒酸,还扛着一根扁担,认为是给自己丢脸了,躲起来不见,还让家长今后不要再来学校……”罗老师的一番话,让不少同学满脸羞红。

罗老师也不失时机地鼓励同学们要用功读书,掌握更多的本领,将来才有机会走出大山,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

后来,我们五十多个同学,走上教师岗位的就有十人。大家聚会时聊起这些往事,依然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而罗老师用幽默化解尴尬,用智慧点亮课堂。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至今记在心里,并把它们化作轻松有趣的课堂瞬间。

几十年的时间,足以忘却许多人和事,而我的初中时光,罗老师的数学课,成为我心底最温暖、最难忘的回忆。

瑶山深处的数学课

潘 发 秀

“哪个同学是在校住宿的?回宿舍拿个枕头来。”

数学课上,罗老师突然停下讲课,笑着说了这么一句话,让同学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顺着罗老师的眼光,大家看到后排的吴家翔歪着头,靠在课桌上睡得正香。罗老师忍住笑,接着说:“拿个枕头给他垫一下,这样舒服些。”“轰……”教室里顿时爆发出同学们的哄笑。

吴家翔正做着美梦,突然被一席巨大的哄笑声惊醒了。他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大家都扭头向着他,以为老师又点名提问,“啊”地站起来,大声应道:“到!”

这一下,教室里的笑声比刚才更响,更欢,简直要把屋顶掀翻了。

下课铃一响,隔壁班的同学纷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打听:“刚才数学课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笑这么大声?”

罗老师身材清瘦,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神看着温和,却又高深莫测,似乎能把同学们的心思看透。同学们在课堂上有什么小动作,都难逃他的“法”眼,可他从不大声呵斥,批评人往往在一瞥一笑之中,让同学们对他又敬又怕。

那时候,我在金秀大瑶山一个乡的初中就读,罗老师教我们数学。他的课堂经常是欢声笑语的,同学们往往在笑完之后,总会有一种脑洞大开的感悟。虽然已是初中生了,由于基础较差,我们对小数的含义还一如半解,做的应用题,就算最后得数是“0.6个人”这么离谱,也没有让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罗老师在课堂上抛出问题了:“0.6个人是什么人?难道这个人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了一只眼,就不能算作一个人?只能算0.6个人吗?”

此话一出,同学们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也就从那时起,我们真正懂得了:人,只能是整数,不能是小数点。

罗老师住在学校,虽不是班主任,但同学们周末都喜欢往他家跑,听他谈古论今,说一些山外的事情。

有一次,我跟着十几个住校生去罗老师家玩。一进门,看到十个同学围在他身旁,正在听罗老师讲《三国演义》里的事。看到我们进来,罗老师眯着他的近视眼,才想起自己忘记戴眼镜。他吩咐道:“小伟,帮我去鸡棚拿一下眼镜。”不过十几秒功夫,小伟就把眼镜拿来了,可见罗老师的家有多熟悉。

当时,离家远的同学在学校住宿,到周末才回家一趟。罗老师听说有的同学不让父母来学校找自己,怕同学们看见了丢脸。

针对这件事,罗老师在课堂上一改平日里的幽默风趣,深情地说起了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父母平日里省吃俭用,只为送孩子上学;挑着沉重的货物,走几十里的山路赶集,可能够孩子一周的伙食费。可有的孩子见自己的家长穿着寒酸,还扛着一根扁担,认为是给自己丢脸了,躲起来不见,还让家长今后不要再来学校……”罗老师的一番话,让不少同学满脸羞红。

罗老师也不失时机地鼓励同学们要用功读书,掌握更多的本领,将来才有机会走出大山,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

后来,我们五十多个同学,走上教师岗位的就有十人。大家聚会时聊起这些往事,依然会忍不住笑出声来。而罗老师用幽默化解尴尬,用智慧点亮课堂。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我至今记在心里,并把它们化作轻松有趣的课堂瞬间。

几十年的时间,足以忘却许多人和事,而我的初中时光,罗老师的数学课,成为我心底最温暖、最难忘的回忆。



扫码聆听更多美文。